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三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肩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蘋緒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仝校

了凡袁先生論文舊文規所刻者一篇不載

王元美作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

九曰無後々又作惡病爲十命集謂文人多窮其質情誠有合者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謂不佳者也然而入詩文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文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猒是二合也而歷引古人以證之余竊不敢謂然夫善相馬者得其神牝牡驪黃可略也善論文者亦論其神而已矣故文舒者其神必泰文溫者其神必和文清者其神必雋文冠冕者其神必軒豁文條達者其神必通暢文蘊藉者其神必

停蓄若影之千形修短曲直未有不似之者也人之貧富窮達順逆壽夭皆神之所爲故晨得美食宵有佳夢神告之也凶禍將至其事未發先惕惕弗寧尔神啟之也今如所引古人弗敢妄論即如近世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輩讀其文或浮而躁或肆而狂其佳者或促如急管或哀若繁絃其神固飄飄不附体矣安得不窮安得不缺又安得不夭也執伊尹周公身爲先覺位居冢宰既壽且昌福及萬國文又安能窮之乎雅頌之篇推駢臻之福咏萬年之壽又何嘗

不佳乎吾願文章之士廣其胷襟平其意氣勿騁其所有餘而務養其所未至一毫乖戾勿着于心使詞氣所出鏗然如金溫然如玉儼然如端人正士之立于朝端此所謂臺閣之文也經綸在抱到處坦途遇之或順或逆如空中華夢中境勿論可也

昔魯與齊戰曹劌問戰于公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焉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

戰越王勾踐將報吳甲兵既具問戰于申包胥包胥詰越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願以此戰曰善矣未可以戰也曰吾老老幼幼問疾葬死願以此戰曰善矣未可以戰也曰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願以此戰曰善矣未可以戰也曰越國南則楚北則晉西則齊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請以此戰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令士人應試亦可謂戰也其怠惰而不學者毋論

已三年篤志足不窺園精其業利其器進而鏖戰于文場然而有勝不勝者蓋不講于所以戰之理也夫古人論戰不論堅甲利兵而論事神治民問疾葬死等事此豈迂也乎哉蓋戰而修其武備猶試而修其文詞此人事當爾不必論也進退得失其机甚微其來也若啟之其去也若奪之默主于人事之外而人不得窺其緘者此謀臣智士之所以慄慄危懼而鄙夫淺儒見在眉睫者罔不優游之中有真宰也愚謂士之所以試者其道有三一曰正心術世間一切

事為惟心所造一毫機械藏于胸中則心術壞矣靜觀世人凡舞機御物者其後必不昌往往得奇禍上天之所惡者莫甚于機此灌園老人所以辭子貢而寧處于拙也吾願諸友已過事勿追未來事勿億見在事勿着或順或逆勿起愛憎心便是不着嗒然如遺兀然如槁默然如紀渻子之養雞則神完氣足不但可以精白其德而亦精業應戰之要術也二曰積陰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義不發于乾而發于坤者重陰也論善于慶論

不善干殃惟陰有之陽無是也何者人有德人知之則享令名名亦福也不復有他慶矣名過其實則反災焉人不知則爲陰德慶始及之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仲尼有過不幸已知而幸人知曷故哉凡人有過當如日月之食稍有掩護即爲陰惡矣君子待人期隱其悪而稱其善其自待也善欲陰而過欲陽非望報也士君子之立心宜爾也羅一峰計偕舟次姑蘇范文正公来謁謂之曰来年狀元屬子矣羅謙讓不敢當范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

以此報子耳羅昔年曾拒一奔女于其樓中念此事人無知者此夢當不妄及赴試果奪標焉嗟嗟夢寐即白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此君子所以貴慎獨也三曰務謙虛書云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惡盈而福謙凡窮士將達其人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苟侈然自滿者即舉業甚工未必第也累試累驗百不差一丁丑與馮開之同處于燕市見其斂華下氣恂恂默默而被人斥訕怡然順受予告之曰吾閱人多矣未有謙虛若此

而不發者斯言猶在開之之耳也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此是眼前確然之事稍有識見者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乎修此三者勤以勵之恒以持之庶可以戰矣昔人有言志于道德者必得道德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志于富貴者必得富貴夫道德在我爲之則可必得矣至于功名富貴得之有命何可必得哉然得之固有命而求之亦有道惟脩前三者而忽不起希望

不萌怨尤此求之之道也亦以見求之無益于得者失外亦失內求之有益于得者得內亦得外也以義為利大學丁寧于末簡仁義未嘗不利孟子發例于首章嗚呼深哉

凡欲靜坐須先息心日常隨事鍊習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忍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捨得一分便有一分安樂習之久久工夫漸熟自然觸處有益日間有暇隨意靜坐一二時謂和氣息放下身心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遊情襍念盡情抛捨潔潔淨淨常要完

寂然不動之体纔覺昏憒即奮迅振發不容一毫懶散就昏憒處猛自提撕修惺惺法以勝之惺不離寂寂不離惺離惺而寂是謂頑空離寂而惺是謂狂慧但論對治之法散亂時須以寂治之昏沉時須以惺治之然其惺也單提一念匪二匪三惺也而未嘗不不寂其寂也惟滅妄心不滅照心寂也而未始不惺大抵人生世間只有忙閒二境閒時吾不隨他閒以吾之惺而寂者主之忙時吾不隨他忙以吾之寂而惺者應之忙閒之境既合則晝夜之故可通晝夜之

故通而先生順逆無不一矣

昔韓退之謂愈生之夕月在斗故動而得謗欲訶終身蘇子瞻亦謂命在磨蝎平生多遭誹謗自古以言語文字得罪者不少矣而二公獨歸之于命則意欲之毆罵鈇之疑皆可處之泰然矣吾不幸而名滿天下則謗亦宜滿天下汝以孺子而竊重名則致謗之本在此不在彼也吾為汝計不但當委之于命而直當責之于身謹將陳公之教鐫之肺肝不使須臾忘却如讀書而思及此便當百倍加功檢身而思及此

便當百倍收歛嗜欲之數而思及此便當百計銷磨窮途拂欝而思及此便當百凡忍耐接人而思及此便當百倍謙處事而思及此便當百倍謹慎以此操心以此慮患而果增益其所不能焉皆陳公之賜也吾尚將踵其門升其堂而拜謝之不然孤負言人之誨矣

釋家謂一佛出世必生一調達謗毀而挫辱之雖是天生聖人遣一番謗毀定有一番警省受一分挫辱定有一分動忍是故桓魋仲尼之調達也臧倉孟氏

之調達也邢恕與姪子程正叔之調達也李定請人朱元晦之調達也者昔有論陽明先生當殺者陽明粘其疏于壁早暮覩省以求寸進年餘果覺氣日柔心日細而動靜自能中節如此然後不負天生調達之意耳彼言言設計攻人我一一消歸自己彼方污吾之名吾藉以進吾之德彼方阻吾之進吾藉攻吾之非就心体入微處默默洗滌切切磨練不容絲毫故過則誹謗交加皆良藥也敢不稽首以拜明賜民生于勤死于逸勤則血氣常運疾用是寡而後王

之逸適以短年是故君子進德修業貴及時也農及工商皆終歲勤動而無一日之曠士獨何人可以自逸坎坎伐檀願為食力者所哂先輩讀書有三年圖今特繪以相示每月下列三十日每日作三分如請晨修業無曠即用筆抹上一分午間無曠則抹中一分薄暮無曠即抹下一分曠則空之用以自檢

與張舉人書

作文之法在涵游性靈使心常活不在躁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机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餖飣掇拾

疲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常要凝定心神屏除襍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机自浡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寔生華而非襲取也用之則文章舍之則性命又何防焉此皆僕之所嘗致力而未能者謹三薰三沐而獻之几杖之前足之下其俯聽之毋忽

答錢明吾論文書

嘗聞先輩云文有即奇而正而若不覩其奇者文之上也雄偉俊拔而不詭于繩尺者抑其次與乃若兄

之所論是文之次也非上也而至謂盡性致命更有在焉則非矣盖心性命屏除俗慮誦中習存作中習養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机常活此舉業本領工夫也禪家謂盡大地俱是悟門故灑掃應對可以精義入神豈有終日理會聖經賢傳而反作障礙者乎繹先聖之秘旨養吾氣之浩然理趣融液而不溺于游辭洞徹本源而不牽于旁意煉之如精金在鎔不足色不止裁之如美錦製服必稱体斯完止則如羅漢入定行則如流水出山莊重如端人入覲袍笏儼然

愈精如美女惜春有言不盡其縱橫出入如韓信將兵多多一善其具庸神奇如鍾離丹訣點鐵成金以此而發洩性靈以此而文明天下庶無愧于斯文矣

寄張公子書 張公子曰考試不利憤甚故以此書慰之

世間之物小小成就者即不論凡欲成百圍之木不知經多少風霜凡欲成萬斛之舟不知受多少鎚鑿古今豪傑其學問得力處皆從困苦中磨煉出來有遭一蹶而終身受用不盡者足下宜自奮可也即舉業一節已精益精誌無盡擲句煉矣而刻琢太工即

傷氣〻暢矣而馳騁太過即傷格〻正矣而拘牽排剔即傷意〻工矣而描寫過當即傷理使穠纖倚並精神畢協若豪傑稱工而俗眼未識亦是我輩欠缺[illegible]作文之法不但當仰合高蹤尤當俯循俗忌故善[illegible]者以平淡之辭發精深之意使識者得其意不識[illegible]其辭程子云立言之道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執事試看論語孟子其辭何等平正其意何等精深此萬世作文之軌範也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自足之學問故常懸往行之謬則德日新常知舊業

之非則文日進如修德者執稱徃行皆是作文者而自謂舊業皆工則終身不曾進步者矣傑以豪傑待足下故足下學業已工而僕尤喋喋進規足下以豪傑自處亦豈宵以今日所造為已足耶況男子當讀之書僕讀之三十年而未盡男子當為之事僕為之三十年而未得其涯也足下英邁夙成正不當以鄙人為例然遺獗而思奮則野人之所親嘗而有味者幸毋恕

與于生論文書

鄙人嘗論作文之法大概有五一曰存心二曰養氣三曰窮理四曰稽古五曰透悟夫文出于心心麁則文麁心細則文細其心鬱者其文塞其心淺者其文浮其心詭者其文虛其心蕩者其文不檢歷歷驗之若著龜然願吾弟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絲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些意常活此秀才本領工夫也杜牧之論文以氣為先蓋氣和則文平氣充則文暢氣壯則文雄凡欲作文須先養氣毋輕喜惧氣氣之揚也毋暴怒惧氣氣之拂也毋多言

氣之躁也毋妄動傾氣之失常也動靜語默端詳閑泰常使太和元氣周流于四体間發為文章自我盎然者出之而已矣文有詞有理而理為之主故理明則詞顯理窒則詞精理當則詞確理譬則主人也詞譬則奴僕也未有主人精明而奴僕不從令者人惟不知窮理而徒求工于詞句之間故用盡苦心終不能出人頭地耳然窮理之學不可全靠他人講貫須深造而自得之遇題目難處不得放過如孤軍遇敵務意向前又如漢廷老吏斷獄推勘到底一處精則

其餘皆得其精矣作文最忌蹈襲又忌杜撰前輩文字其章法皆有源流凡布置結構開闔起伏自有天然節奏雖離婁之明不能廢規矩也故古文不可不讀但讀古文不得以多為勝僕舊讀莊子養生主一篇反覆熟玩偶有所窺乃知莊子三十三篇文字摠是一箇机局吾弟只把文章正宗一部精撏而熟參之朝玩暮諷使古文時在唇吻間則出詞吐氣自有古風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昔嚴滄浪論詩借禪為喻謂禪家一味妙悟詩家亦

一味妙悟〻之一字豈易言哉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張旭學書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悟何哉其力已到其机已熟適相觸發耳凡六埶之學不熟則不悟不悟則不精豈特不精也哉不悟則局于埶而與性命為二矣故作文者須要有孔子聞韶之志使意氣凝聚專一而不復知有他一日大悟如斵輪者不疾不徐如解牛者踟蹰四顧乃神解之文而非力索之文也僕庚午春讀書于南京燕子磯是時頗知學矣承許沈二君資我薪水胸中無一毫襍累終日

作文泥思默想收視返聽執管凝神停章入夢頽然如醉兀然如痴蠢々然又如不曉事者數月之後一日偶從諸友登覽遠望江雲恍然如囚人脫枷不勝鼓舞欲舉胸中所得告許沈二君又默々無擧口處自後題目到手便能成章從前許多苦心極力處皆用不着矣承吾弟虛懷下問謾述其所嘗致力者以請正。

與陳頡亭論命書

原擬送老丈至圓通同坐十餘日荊婦以弟年老出

外不便遂不得來謹將所受異人口訣錄獻并依訣
而實行之向冥尊造謂運正貨財壞即令當尚義輕
財而其事猶未悉也爾候尊顏見心甚歷聽若懇實
有求道之念弟姑隱而不言豈成其為報執事謹將
弟之所現行者試數之于前弟田租不多每歲量除
三分之一為行義之資先將族人之讀書者與貧而
不能婚葬者量助若干凡二十餘條次將親友之貧
者存而衣食不能自給如沈望湖龔洩而子孫不能
自立如李見亭輩皆薄有所助又次將鄉里貧民丐

戶每歲二度放糧以濟其乏又次買魚蝦螺鳥日逐放生放湯多欣然暢懷如有所得又次在嘉興如楞嚴三塔在蘇州如滅渡接待等處歲齋僧數千而于造像刻經修橋布路之屬凡扣門者率不敢虛其所求而思破己之慳外思納人于善凡有利益無不興崇我輩平日辛勤剋苦爲子孫創業者絶未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于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只有九

分又受一分前面只有八分受一分即銷一分無衆人聽命于天者也吾輩果是用易君子便當深繹理人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之說而寔為趨吉避凶之事密密修持孳孳奮勵塵塵方便處處圓融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矣老丈聰明勝弟十倍所未到者不過真正明師未曾于見聞覺知之外寔落用一段工夫耳弟幼受雲谷老師之教即知靜坐攝心或經夕不寐或經旬不出而人事多魔不能打成一片後回出遊有暇得整坐十箇月朝暮未嘗交睫于禪門

工夫先息麤細二塵次過欲慧二定然後備證十六觸而入初禪大覺大悟如夢之方醒然有竟有悟猶為幻為病離此竟悟方入第二禪始知向來為聰明所迷奄照所悞如鳥之出籠廓然見天地之遠大而悅不自勝然悅在猶為患為病離悅而後入第三禪凡人為學惟內無所悅故外面可喜可慕之事得以動之到得內有真悅則充然自足矣若三禪則不徒悅而且樂焉蓋喜從心生曰悅喜從外暢曰樂故二禪之說以心受三禪之樂以身受不但手足舞蹈薰

然順適覺得一呼而與六合上下同其通一吸而與六合上下同其復真與天地萬物同其和暢者當時正欲究竟其功而弟偶因事歸家遂中道而廢至今悔之然從此而遍交天下豪傑聰明智慧者如麻似粟並無一箇半箇知歸根復命者是以世智淨慧愈高而去本地風光愈遠縱步步聖賢叅已錯用心矣弟知世儒學問迷悞已久不但佛教不行即孔孟脉絡居然斷滅故從來只和光混俗未嘗敢以真寔本分之事開口告人而今特舉以告足下為愛足下不

同衆人也雖然語不按机半字猶贅恐似一柄臘月扇子用不着耳

與鄧長洲

某幼受教于異人謂學問之道只是收心當將平日孟浪精神歸併向裏而靜坐一法乃是捷徑要門然其工夫從喧入寂從顯入微節節自有証驗不得躐師指示路頭一差則修証皆謬縱坐百年亦無益也僕因依之靜坐初坐旬日便覺襍念頓空滿腔澄徹師曰此粗塵息也伏念隱情微細流注依然在耳更

坐月餘遂將餘塵盡掃師曰細塵息矣從此當有二定出來先入欲界定已空欲障次入未到地定旋空色障師曰從此入禪不遠矣當有十六觸法汝勿畏勿驚其時欲界之身將盡色界之身未來粗細相遭故多抵觸某依教脩持更不動念一夕恍然大悟如夢之方醒師曰此入初禪矣然覺悟尚存即為障礙遂盡情遣之如痴如愚不存一毫知見又月餘覺喜從心生性体一開惟欣無量師曰此入第二禪也然稍存喜悅即障本來從此遣悅而入第三禪則心中

隱〻之悅且暢于外而為樂矣蓋二禪之悅在內三禪之樂在外初覺一指和暢次覺滿身和暢又次覺六合之大蠛蠓之微無不和暢者蓋一念中和而天地萬物一齊貫串乃是實事正欲究竟其功以有事歸家〻遂成墮落從此而讀五經四書見孔孟之言句〻皆是家常實話而宋儒訓詁如鑽火熱空一毫不着闢正學之榛蕪開久迷之眼目四書作便蒙書經作詳節大刪朱註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來徧傳天下當時並不書弟之名故

家家傳習而並無議論近有友人欲作刪正而約帋名于上夫不書名則豪在指迷而可以相忘于物議一書名則迹涉賈譽而遂來衆口之呶呶蓋世間所忌者正在名而今適犯其所忌也雖與貴偏書林無干敢以解綱之仁乞之左右吳縣曾父拜慶併望尊達帷臺下念之以上十二條論心語

人生在世此日一過不可復攝矣光陰可惜也[illegible]以三年為離經辨志之期說千日內竭心力學不[illegible]際屋何書不可讀何事不可做執滋依 國家試[illegible]

之與自今年九月爲始至第三年七月爲終蓋連閏已滿三十六月矣每月界爲三十日進脩功程隨日紀之以自考偶有過言過動亦書于冊期實之又實以至于無我亦自置一冊與汝互相策勵年踰七十鋭氣全銷而一息尚存不容少曠進德脩業日日要見功程如讀書前日看得書旨如此今日看來又覺精深如行事前日看得道理如此今日思之又覺未盡如改過前日已知非而盡改之矣今日体驗又覺所改之中又有過焉此所謂日知其所亡也若自謂

前日所讀之書所行之事與所改之過皆已盡善不復求進則永斷日新之路矣君子從知起能〻成知絶是能也者乃道之有得于心者也時〻存養默〻保任豈可使月有忘哉故須記之以自考我若少曠即爲不勇之夫汝若少曠即爲不孝之子勉之

進德修業只是一事業只以讀書作文爲業而置身心性命于度外非學也汝今于十二時中須掃除襍念涵養性靈即事即物不厭不棄偶有未作即收拾歸來靜而讀書則整襟對案儼如聖賢在上潜細默

玩藉以管攝元神時而作文則以潔淨之心思發理賢之旨趣並不使一毫閒思襍想介乎其閒蓋人之一心最難把捉心之不能不著于物猶火之不能不麗于木也孟子論集義而曰必有事焉知其不能離事而即事以調劑之讀書作文亦事也雖非息心之道亦是聚念之方能專精于此而不以他念襍之正所謂主一無適也凝聚得久精神自然收斂智慮自然精明定有一旦豁然貫通之理蓋舉業文字最淡緊要費日力于此固可惜而疲精神于此尤可惜今

能如此用功借他規程養吾心体不但光陰不虛而精神常歛道德日新聖賢用功不過如此我昔年同沈介川許星石讀書于南京燕子磯萬緣放下一塵不染而終日作文行亦文坐亦文卧亦文綿綿密密無絲毫間斷忽一日隨衆登磯見雲光接水恍然大悟詞源頓開不煩駐思而信口成文矣此親試驗之良方切切毋忽

今諸生修業三六九日作文餘日則看書先板隨將時文選定此通行之法寔至陋之規也盖工夫最貴

專一如一日作文而兩日不作文思何由而聯屬意趣何由而貫通此其得益必淺矣又看書既非心得則必杌㮦而易忘即一年能完經書至明年則前書茫然不省而所選之文已沒不時又將從前選起年々如此歲々相因乃終身不究竟之功也況時文好者少不好者多好者入目未必有益而不好者入目最能壞人真趣如與不善人居初亦甚惡之既而默々薰染不自知其肺肝之盡換矣汝輩用功當作株掛之計如作文便將別項工夫盡從併省一眼看着

題目兩耳聽着念〻思着一篇纔完便呈友人批抹應時改定又換一題如此用工月餘文机便活文勢便熟矣熟則三六九試輩可也如看書除素所明白者且不必再看其稍有未明者細心理會必俟此篇融通透徹然後看第二篇果能觀心入微反躬黙体玩之于虛閒澄寂之中触之于語言文字之外由此而看前日已明之書則明白處更覺生意無窮即着所未見之書点可回文會理此皆功之反求諸內者也至于時文當倩人挨題集定俟作此題然後檢此

文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以他山之石攻吾之玉點彼頑鐵使盡化黄金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看時文嘗其一臠曰爲之歎其至味此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也

我
朝令甲四書從朱註仍元舊也後
成祖下詔謂朱熹一人之說不足以盡六經之旨徵諸儒集四書五經大全頒布學宮使士子誦習法至善也今天下咸局于朱說不復有看大全者矣吾鄉

須先將經文潛心玩繹次將朱註字字而体貼之大
全諸儒之說亦須一一參攷務求至當蓋博則衆長
兼采約則一字不留此在豪傑之自得耳未易為衆
人道也至于性理一書
成祖曲盡教人之道吾童時蒙蘇一山先生逐句講
解始通其文後遇次外與人別有所授然後皇極經
世律呂新書諸篇始貫串而通曉亦嘗為設章畧陳
其要矣通鑑綱目其書不出于朱子乃趙公訥齋所
創故義例多訛而宋元綱目尤襍而未純汝脩嘗閱

過目雖識其顛末矣然看書易記書難開卷了然掩卷茫然何益之有凡記書自有要法朱元晦嘗稱唐仲友善記一部十七史皆在指頭上輪得轉此不過編成檃括隨事記之耳韓退之云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此得稽古之要領者汝于全書既已閱過今性理只將我所纂緒綱目只將綱鑑要覽從頭細閱明日復從前檢其所標出者記則已不記則將書一看日日如此待看完之後每早將二書從頭一檢此不過片餉工夫最不費力如得百日則看過百

適便爛熟矣他日有暇或有事他出不得做正經工夫將此二書隨身時〻一檢終身可以不忘蓋有至敏之資質决當做至鈍之工夫所謂上乘兼脩中下也

今天下秀才只攻前場不復肯加意于後場即有司校士亦全不以論策為輕重故

祖制大隳而士習益陋然君子自處不應若是汝七歲能誦五經正文八九歲時老莊史漢韓非呂覽之屬亦既餟其糟而吮其膏矣今不以泛濫為高而以

精詣爲準將舊時所熟玩者刪其繁猥毋書只存精確者數首悠悠熟復綿綿細玩詳其脉絡會其旨趣讀史記須要得其跌宕之氣讀漢書須要得其嚴整之風讀老子須發吾恬澹之心會其無爲之旨讀莊子便須渺末世界傲倪帝王而使胷中常有一段不羈不屑之趣翕其精神注吾肺腑開口如在舌尖下筆如在筆底然後從而作論作策庶有三分古氣可以登到元白矣

讀書之法必先整襟危坐收斂元神開卷伏讀優游

尋玩其未得也綿〻密〻如雞之抱卵意氣專一而百慮俱空其既得也一言會心見非雙遣如龍之騰空而翛然于塵垢之表作文之法在涵泳性靈使心苗常活不在躁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机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餖飣掇拾疲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常要凝定心神屏除襍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〻則文机自活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寔生華而非襲取者也

士人不肖者類束書不觀遊談無根間有讀書者又

汩於括帖專事餖飣拘牽講說以合註又拘牽訓詁以合經而聖賢之意遠矣讀書之法將本文朗誦精思先會通章大意識其指歸次將一句一字求其下落皆須体之于心身驗之于日用灼見其句〻可行字〻不妄然後將大註一体貼之再將大全諸賢之說一考索之有所不合不妨再思不可輕悖前賢自是已說極之而果有所不通則當尊經而略傳不可信傳以疑經當借傳以明經不可驅經以從傳此尤今日學者所當知也

製衣所以禦寒也有衣而不免于寒時雖錦繡畫飾皆為無用之物矣醫之用藥所以療病也有藥而不能治病則雖按醫經製奇方皆為無益之舉矣習舉業所以應試也為文而不利于塲屋雖千推萬鍊枉費苦心何益之有昔㷜有光熙父恃洽有盛名嘉靖庚子張龍湖主南京鄉試得熙父卷大加嘆服稱為天下士然以其經書義涉古奥難識終不與首選龍湖心寔重之謂海内無兩也嘗自詑曰世安有具隻眼如張治者識㷜生耶熙父素恬静不問家人生計

益閉門修業直欲以古文爲時義用心愈勤而去時調愈遠是以累困春官比丁未龍湖主會闈慨父復不第庚戌又以闈學典試戒房考吏部章貟外曰君爲歸生鄉人必識其文字章亦自謂必得之已得一卷稱猶亦古與薦之龍湖曰此必歸生無疑龍湖復細閱之喜曰眞歸生卷也時禮部尚書華亭徐公爲提調閱五魁卷語龍湖曰第二名和雅精粹是會元正脉衆考官皆以爲然龍湖告徐公曰第一名必歸有光卷吾鄉試時不以爲元至今愧之今必取之爲

首列拆卷則一名乃永州傅夏器而二名乃嘉興湯日新也龍湖嘵惜是夕展轉不能寐傅命索其落卷讀之大非庚子時文矣大恚曰歸生負我何弗繆至是又歷五試至乙丑余公同麓當爲分考官余舊曾識面同窓友李見其將行寄書囑之謂塲中看亦當爲 國家求真才勿拘拘于詞氣間須略皮毛而重神理更當細閱後塲凡老成淹貫之士其策論必精余公報曰謹如命及進塲熙父卷果在同麓房覽之語同事諸君曰此可中否衆咸難之同麓曰此去有

司之繩墨甚遠然非凡品姑置之俟檢後場以定去
留及讀二場論乃曰真鉅儒筆也時高新鄭主試同
麓不敢送初場文字但以二三場送閱遂得中選夫
然父之文豈不工哉然古而不今深而不淺質而不
華典而不顯大非利中之具是以鄉試後蹉跎二十
六年幸遇余公收之于繩墨之外不然幾終身淪落
矣故舉業文字慕古者必不合時師心者必不諧衆
雖濡華腐毫輟翰驚覓吾見其愈眩也善修業者不
獨自憮隱衷須要併迴報志每作一首成即呈衆人

訂正雖愚夫之言君必擇焉然後巧心拙目兩不相違熈父負盛名雅自尊重人無得而訾議其文若譬之玉不受琢磨終不得為美器馬不受駕馭終不得為良材己未科鄉人沈君紹慶為儀部主事職司提調爲熈父卷心念其父淹滯欲振之而卷中句字多剌時目為改其最駭人者謄入之熈父下第歸聞而大怒移書徐宗伯言齟齬牴牾昔本漢人語蘇家長用之乃為淺學所詆不知惟其為漢語所以大背時格蘇家可用而今固不可用也嗚呼釣者負魚魚何

覔千鈞

春而東風解凍夏而大火西流秋而素氣凝霜冬而寒冰綴雪雷火霜雪各司其候惟其時也時之來也萬物無所遯其蹤時之往也天地不能留其鑰[illegible]謂之曰時決當隨方合節局局爭新過時不可不及時不可背荆川先生嘗言時埶不可自違也[illegible]須寒暑温涼各隨時態故其已丑以前之文如墨叢及初出窓稿温潤典雅氣格甚正及其改官翰林冀子[illegible]諸公從之遊其所作有故而去七句克伐怨欲不行

金章等篇精微淵懿沉着痛快其文又是一格歸田以後與諸生修業如子莫執中一節鄭人使子濯一節之類脫盡浮華獨抒真景又是一樣文字惟其亦執一格而能隨候效靈不恃前之所脩為已工而惟恐今之所作為未善故以蒼顏白髮之歌工而聲調不減于後進也茅鹿門蕳辛卯登科至後辛卯尚課兒孫為文六十年來大都一轍是以文雖工而不時耳後生小子居今之時乃欲反古之調此何異當夏令而飛雪滿空當冬天而炎威熯物不惟失時候之

正且將以災沴而召禍矣以上九條讀書語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三終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四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乘絡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㵐載之甫 仝校

了凡袁先生論文 舊文規所刻者一篇不載

程子云立言之法不使有德者獸無德者惑孟氏亦云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蓋其言不近則衆人易惑

其指不遠則君子易獻此聖賢立言之法萬世操觚者所必宗焉者也近世攻文者上之不涵養性靈下之不精研書意但獵奇字襞勝語以相矜詡讀之瞿然愕然至不能句而細求之則全無理意如嚼蠟耳禮部禁約云青天白日之下為魍魎鬼魅之談一二細與講求語語無深識可謂切中時文之弊茲與多士約文章須以孔孟為宗試看論語孟子其言何等平正其意何等精深爾今為文務以明白淺易之詞發淵永精微之理使觀之顯然而味之無極斯為合式

作文者須要想其光景會其精神聞處如自家閫吞處如自家吞言言有用句句中的方為入殼其工夫全在平日涵養胷中帶一毫世情俗味則污此文趣矣

學庸之文其氣邃故淺近而造理不深者類不能工孟子之文其氣激故卑弱委靡者類不能工論語之文其氣平故涵養不深胸襟不粹者類不能工邃者可以理造激者可以勇及而平者則理路不能到意氣不能及最難工者也是故作文以涵養為主

文字最忌有下俚氣味須包容六合渺視古今高着躋青寘下者徹重泉庶可翻倒元白然此不必希慕高遠只要心地超然光明潔淨点不必別立門户只于日用飲食語默取與之際時求合理惟公惟恕便不爲鄙穢所染矣凡私己求勝喜聲譽競是非好談人短皆是下俚氣味大人量含太虛萬物一体何己可私何人可勝人之短皆已之短豈敢輕談又撿身不暇豈敢見人之短此皆是目前寘事雖非悟後之脩亦是夢中之覺須與諸生勉之

今日之文欲極新又欲極穩欲極奇又欲極平欲說理又不欲着相欲切題又不欲粘皮帶骨正大處欲帶負活透脫處欲帶含蓄流動處欲帶莊嚴輕逸處欲搭斤兩

人之才情萬品約之惟有兩端非過即不及也作文而才情不及者須抗之使高縱之使遠目盡八荒胸含萬象庶几不爲繩墨所窘若才情稍過者須範我馳驅不失尺寸猶人乘駿驥逸氣勃如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也

時義最細不可過亦不可不及過于說理患在意深過于修詞患在意浮然說理不透修詞不工自是文章大病

凡欲作文須冥目靜坐理會題旨十分透徹要見本題中有幾層意思就為正意可用就為傍意可刪從首至尾一篇文字完具胸中然後下筆鑄詞有懈到之意而和之以閑雅有周匝之意而運之以渾融有奇絕之意而出之以冲夷有精深之意而發之以平淡如綿之裹針如錦之尚絅使不知者以為平平而

知之者触目警心意在言外中庸所謂淡而不厭簡
而文温而理德必如此然後為至德文必如此然後
為至文
文章之妙煉之如精金在鎔不足色不止裁之如美
錦製服必称体斯完止則如羅漢入定行則如流水
出山莊重如端人入覲袍笏儼然蘊藉如美女惜春
有言不盡其縱横出入如韓信將兵多〻益善其変
化神奇如鍾離丹訣點鐵成金以此而發洩性靈以
此而文明天下庶無愧于斯文矣

善作文者須要以有限之詞寫無窮之意自首至尾紆徐委曲如行九折之河前顧後盼令人應接不暇要有含蓄如維磨丈室而三千世界俱在裡許要首尾貫串如有理供狀一直到底無一懶散字又如岳家軍人人奉法無不以一當百

昔人謂褚少孫學史記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今之時文大都以學古為工然只學其句與字耳所以愈相肖而愈不及也汝輩學前人文字須看其篇法章法

文與可畫竹待胸中有成竹然後一筆揮之此作文之要法也

文字欲人譏彈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如陳思之於丁廙可也嘗謂文字與人品相同往日所作之文從今閱之覺病痛百出差訛不可當則今日之識見長矣不然新知不進舊作猶工日新之謂何人品亦然苟知非則日有進若不痛自省察何由見過而內自訟者也

文無古今精神至于不可磨滅斷然傳矣茅鹿門謂

舉子業淺言之則掇拾餖飣可以得一第深言之謂之傳聖賢之神可也旨哉予謂詩賦不過流連光景茍神到而詞[illegible]亦足以傳後況以道德性命之言發聖賢之心髓豈有不傳者哉故作文者須想其光景會其精神問處如自家問答處如自家答言言有用句句中的方為入彀其工夫全在平日涵養胸中帶一毫世情俗味則詞此文趣矣矣後生小子多玲瓏可玩以其染世淺而心常清也至三四十歲文多窒塞者塵累多而心雜也此皆目前可驗者誠[illegible]之

文章小技也然精神不聚則不工識見不高則不工理路不熟則不工涵養不到則不工有一毫俗事介其肺腑則不工故習之者必迸塵冗屛嗜欲綿綿焉束心一路精神全注于文而不復知其他旣而束心漸熟妄念漸消併文字之得失亦不復置之胸中如仲尼好學憤心一發寢食都忘直須造三月忘味之境其習之而未成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雖未脫化亦足以收吾之放心習之而旣成也如庖丁解牛如大匠斲輪不離技枝而超然有心領神會之趣以此

習文章亦以此養性命又何間焉性命文章合而為一故人得其皮我得其髓人勞多而功遲我譐施勞而厚取效大拉修業之道寂寂者常聚営営者常分聚則精專分則蕩漾精專則深入蕩漾則淺狀此必然之理也

文須實諳乃親切猶叔夜作琴賦有云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句句皆是琴之實用揚和顏攘皓腕以至変態無穷數百語極其形容蓋叔夜善于琴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汝輩聽

吾講書頭勿作空談聽過句句切己理會聖賢亦只是箇常人無甚高遠其心即是吾之心其言即是吾之言汝試掃却雜慮虛心潛玩那一句不是吾人實受用的如此做工夫自然與翻閱講章無頭訖問者不同他日發為文章便是自家屋裏人說自家屋裏事此舉業家第一等門路亦是文章秘密藏從此而進便是單刀直入

昔人論詩云觀之如明霞散錦聽之如玉振金聲誦之如行雲流水講之如獨繭抽絲今時義亦須如此

然欲文如明霞散錦當知煉字之法凡同用一句法有燦然可觀有闇然無色者其竅在用字不同耳故一字粗即一句不雅一字腐則一句不新慎勿草草欲文如玉振金聲當知煉句之法詞調之鏗鏘音節之響亮全在句中行雲流水取其運而無迹也文字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續其變多端大要章法貫獻語云將刀撥水水復流文若有氣真有刀砍不斷者而煉氣全在章法中不可不知也一篇文字本當一絲到底故獨蠒抽絲當知篇法之逆

作文者專煉句煉字而不知煅煉之訣以涵養為主推敲次之琢痕未化則傷渾融句調過奇則傷步驟此皆養之不厚而出之不純也故章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老子云已雕已琢復還于朴知此乃識煅煉之法矣

舉業之士經學不精者毋論已精于書者其文必寛精于易者其文必深精于詩者其文必逸精于禮者其文必典精于春秋者其文必斷制昆湖之文從三百篇來故其言温厚而和平鶴灘靜臺之文從典謨

来故其言貫串而切寔獨荊川子有易之深有書之寔蓋汎濫五經而自成一家言者也說者推為大家無忝哉今教子弟者多不讀五經務記臭爛時文以為捷徑者入謂舊唐書記一字在八識田中來生猶有識習流出今之後生未舉筆前已有邪魔入其肺腑矣豈能立言名世哉竊謂縱不能熟讀五經亦須各將所習本經字字精研首尾淹貫詩之逸易之深有不期合而合者予舊讀關雎一章朝而玩夕而思涵泳三月餘恍然若有入處以後諸章皆迎刃而解

矣此讀書之法也程子云學貴精不貴博惟精故博

諫式

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二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二比秋也末二比冬也首二比是春則生而未成虛而未寔當冲冲融融輕描淡抹不可帶一毫粗造次二比是夏當承前二比漸漸説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寤在夏文之大寤寔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寔矣文可反復馳騁矣然点須養潑二比不可説盡丸末二比是冬一年好景全在收拾處回陽氣

于陰極之時發生机于凍剥之内篇章將竭而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字之大机括也從源而流由近而遠血脉條理各得其序然後成文推之而八句之詩亦然八韻之賦亦然

唐寅云五言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易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大都修文者貴覃思而致遠傳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誠精之極也誠精不二則文字不工不獨執管摛詞貴于疑神速慮平居涵

養胸中有一毫他好則精神漏洩兼必不工矣舉業至卑然善習之可以收心可以養性可以窮理可以忘物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予固處士之好文未甚也

近時朋友題目到手類先翻閱時義本來生意被陳言封閉不得出題翻閱愈多封閉愈密縱不蹈襲一字亦是見形起影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善作文者每遇題目將舊時見解盡情拋捨潔潔淨淨從虛空中別搆臺閣方寸生机儘自活潑取之無禁用

之不竭何必拾人口中唾哉伯安詩云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茲病于今正熾

朱元晦教子作文凡古人有名文字須各摹擬作一篇此言非始于朱也古之文人大率如此看漢文選古詩十九首後來擬作者甚衆雖有似有不似而前輩法古之功良亦勤矣擬古最難得其神不可竊其意習其步不可蹈其詞姚禹門做秀才時其師鄭教之擬古伊遂取前輩好文字潛神默玩至忘寢食得其意始下筆及成草送鄭先生看又改至十餘遍今

其稿中齊景公有馬千駟二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節皆擬守溪鷄鳴而起二節擬荊川者也雖規模畢肖寔無一句蹈襲蓋始于擬議終于变化謂擬議以成其变化者也

大有神到有氣到有意到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随括鑄形或緩若朱絃而淡中有味或急如發括而至理躍如挨之則泰山縱之則流水步驟超脫殆非人力氣到之文或浩然不可禦或渾然不可鑄或温然有養或充然有餘叶意到之文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

之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由拙而索巧或即無而生有或責假而求真妙騁心机出人意妙有意到而氣不到者有氣到而神不到者有俱到俱不到者須細察之則人品之高下不能逃矣

作文須要有大方家數試看前輩文字雖蹤蹤莽莽而局面雅正曰能雄勝諸方如米元章父子作畫略施數筆而物態儼然定非舐筆描丹者所能彷彿也蓋雖小之謂大凡一切小見識一切小聰明一切小議論盡情剷去而獨依傍名理把定道理如大匠作

室擬得規矩停當而千門萬户不勞而定也又如王者行師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見者自然辟易也又者所包涵之謂大凡措詞說理要醒藉涵蓄以近而涵遠以淺而涵深以淡而涵濃以一而涵萬如李龍眠作尺幅山水不盈數寸悠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又雅正之謂大凡山林寒薄之氣不可施之廟堂傖父倨野之風不可進之禮樂須要一字一句正大和平如端人正士垂紳正笏而立于朝廷之上又無所不通之謂大文字上要通法眼下要通俗眼深要通理

寧淺要通世情

文字最要成家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作文或清或暢或雄或逸要須各自成家正大中插一浮語便傷格流動中插一滯語便傷調一語相襍則通篇不純是天趣不完也通篇純粹而命意處不透擬寫境處不逼真譬猶翦綵為花非不英英可愛終非本色也天趣不完矣命意寫境各到而通篇神氣不流動譬猶枯槁之物生意索然天趣亦不完矣

國家以經文取士而又試之表判以觀其詞試之論策以觀其識祖宗之制亦善矣日久制廢有司專主經義而表判論策殆成虛設以是博雅閎深之士不多見于天下國初諸儒皆元季之遺材也永樂而後始可得而稱論云方天台有蘇氏文文而詩正過之楊東里詩法唐文法亦斐然成家矣南誠羅玘鄒思奇句是以振一時之靡武功康海獨師馬遷其制策即有史漢之風當局元老見而驚服其時北海李夢陽申陽何景明以古詩自負嘗曰漢亡騷唐亡賦宋

亡詩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學者至今尊之
陽明先生閱徐愛之文知其早殁而嗇于壽在山東
場中閱穆孔暉文知其為有名之豪傑若燭照數計
無纖毫爽昔年雲谷和尚凡遇朋友一接音容便能
懸斷其文之得失某也清某也暢某也雄壯某也跼
促一一契合陽明見其文而知其人雲谷見其人而
知其文皆奇特事人之文字靡不由心生有大格局
者必有大胸襟有大議論者必有大識見富貴膏粱
之子其文多磊落潤大或疏爽通達而不能幽深含

書貧賤困窮之士其文多鉤深入微鑽研瑣碎而無軒昂頭擲之氣文字斷續者多不壽氣歉而不克者多不壽詞有餘而神不足者多不壽渾厚者必貴溫潤者必貴正大者必貴條達而氣易盡者貴而不久意深而詞顯者多主偃蹇放肆而不檢者怒躁而氣不平者浮靡艷麗專務外飾而無寔意者皆非佳士如某人之文浴乎沂三句是其最得意之作然終有放肆輕狂之態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驚獨坐者也某人文字非不佳終有怒號之氣某人終有靡麗之

習不待觀其行事而已逆知其人品之必不端矣讀杜道升之文自然知其為切實近理之士讀沈幼真之文自然知其為深厚平正之儒讀姚禹門之文自然覺其有流麗和雅之風讀鄭定宇之文自然覺其有清靜無為之趣是故善作文者先正其心善寬文者先改其習馮開之一向以狂自負到會試將收歛簡默悃悃款款大變其平生之習而後其文亦變而雅馴今之人終日祭其文之不善而不思整頓其心胸文亦何由而善哉

丁丑歲予著舉業彀率備論鍊格之法傳之四方頗于時稍有益至近日則又成文章一陣矣蓋文字依題結搆千篇一律誠為可厭然近來士子每遇題目輙撇翻体製縱横顛倒有宜輕而反重有宜後而反先有宜詳而反畧有宜串而反平錯亂不經令人可厭一遇考試鍊者多而不鍊者少則不煉者反新而鍊者反俗矣此勢之所必然而弊之所當革也今欲反之不復鍊而都依三五十年前舊体又恐無以動人須隨題酌理會意成文不隨衆人而俱鍊之亦不

粕舊格而不鍊拿定題中血脉自吐一段風光必于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使其文如鶴立雞群如象遊兎径不俟誇張而觀者憮然失色方為上乘此係所養之深不可一蹴而至也

國初時義當以解學士為宗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節程文其詞調至今可誦先提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然後講緒字步驟雍容氣象磊落自是國手商素菴起正統閒所傳惟父作之二句其講作述處皆有斟酌文亦溫潤典雅挺然為一時之首當時

如岳季方正王三原恕夏華亭寅彭莆田韶李西崖東陽皆赫赫可称者成化塲屋之文王濟之為宗布帛菽粟無施不可所謂一代之宗匠非與當時正大則有羅一峰倫透徹則有儲柴墟巏精鍊則有程樂平楷謍策則有鄒立齋智皆後先相望翕然稱雄者也弘正間當以錢鶴灘福顧東江清為宗東江脉正氣清如萬里長空纖雲絶點而意味差薄霍渭厓韜業極細開闔起伏曲盡変態而少軒昂弘遠之氣其于濟之皆具体而微者也王伯安守仁無意為文而識

見高邁自是加人一等一時並出倫伯嚼文敘如果
土成臺愈拔愈絕湛文明若水如長老談禪時露本
色陸子淵深如公孫大娘舞劍空中打勢爭奇呂仲
木楠如純綿布袍自然成錦鄒謙之守益如山中宰
相不求榮達而富貴有餘馬伯循理如大海納流無
所不有而波瀾湧然崔子鍾固如老驥長驅善識人
意汪青湖應軫如刻玉鏤金良工心苦王夔泮廷陳
如老吏斷獄言簡而意深皆所謂盛明之文也嘉靖
中當以唐應德先生爲宗瞿思道先生次之唐文由

情思而出讀之令人整襟肅慮起敬不暇足以壓倒一時豪傑瞿文由神到而出其精密處無迹可尋不得以詞勝而貶之也薛公山先生如項籍入關勇氣百倍然有武夫態諸理齋樊如琴操學佛刮垢入净而豁浮風骨時見于雅淡之中張小越元如偏師入陣直搗中軍而走之堂堂正正之氣歸震川有光高古典雅獨步一時孫百川樓直寫胸臆而圓勁蒼健詞調時時逼古鄧北厓圭潔玲瓏透徹而措詞構意出于路徑之外茅鹿門坤氣勢如長江大河和平濶大

描寫又透逼真張處巷祥為鉤深見奇沉着細膩而精到處令人難解杜道升偉會理切題一字不可增減而穿骨透体遂鑿混沌之竅許敬菴孚遠脫盡斤調另出樞机而句句根心見者知其為正人君子作者尚衆未易殫述除處以來又當別論竊謂今日之文欲極新又欲極穩欲極奇又欲極平欲說理又不欲着相欲切題又不欲粘皮帶骨正大處欲帶圓活透處欲帶含蓄流動處欲帶莊嚴輕逸處欲搭觔而蓋經義之學自我朝始我朝莫盛于成弘延旧所見

[illegible][illegible]白先洪邁湯海若題祖耳湯文高古雅練絕似[illegible]川而圓轉過之黃文如堯獨憂之七句春容妥帖人玩愈佳嗎開之丁丑場前日〻玩此一篇文字故其文氣溫雅亦近似之前輩謂學書者不須汎濫涉古人一點一畫終身學之遂可成名予于時義云尒

鍊格之法初學不可不知格鍊則粗模自別便能出人頭地矣文有俗格宜鍊之而雅庸格宜鍊之而新弱格宜鍊之而語宜齊整宜澗大作者從來魁元並無不鍊格者試舉一二言之如隆慶戊辰由謝女知

之乎一節此題論尋常做法必提起首句中二句對末句先二小比次二大比此一定之常格也今中式諸公却不然田會元先以二非字文法反起是知也二比非以理之在物若盡知乎心而後謂之知也而非以知之在心若必徧乎物而後謂之知也次把知不知提起惟于斯理有反覆自信而爲已知若焉亦有察識未至而爲不知者焉此皆汝之獨覺心而不容昧者也乎又總括二句則以吾心真寔之明而不欺吾心獨覺之隐然後將此二句串作二比意却倒重在不知句上不用過文只流水在此做下後渡頂此二比衍作二大比最後拖一脚單收格最雅馴其爲會元無疑

世沈會魁則于由誨女知之乎下先友云標次之意豈不以盡知為賢而以不知為愧耶又提二比殊不知有知有不知若人情之常不足以為愧而強不知以為知者人情之乃所以累其知也蓋然後講中二句二比末句連提連繳復作八比樣甚新而過奇此魁作也大率元之作多純多雅多正多的當新而未純奇而未正時有一段精光咄咄逼人此魁作也王會魁先提知不知將中二句輕述過復重不知一邊渾做二比理之在物者不論一一而明諸心吾力之所限吾自量之而已知之在我者不能一一而偏乎物吾分之所至吾自安之而已此二比絕佳氣象亦渾厚却是會元文字是年余

廣貢在京李見亭克詩第二房試官出語予曰場中卷千篇一律甚可厭偶見一卷起云心者理之會而是非不出于一念之中知者心之明而真知不在乎見聞之迹看到此處頭顱迥然不同後面只信筆掃去便是極好文字乃知鍊格是場中要訣辛未會試先進全章上是述言体下是斷制体上輕做半篇下蓋做半篇此一定之格也鄧定宇先生先提禮樂禮樂者先王制之後世從之次述二比仍作一過文至講從先進處却先論二比云文廣稱然後謂之君子使其誠是也則正吾之所以欲見者也而今之獨盛于文果可謂君子乎吾固不敢必從也太朴无文然後謂之野人使其誠

是也則亦吾之所深病者也而古之遺得其中果可謂野人耶吾則不敢以不從也得此二比

汎局便別次講二比末用蓋字單收此會元也黃葵

陽然把我用之禮樂一句提起次輕述二比復以意

易作二比云夫風會本易流于下而況野人之言一出則今之從先進者寡矣而吾固不敢一

以戒狗也人情本易趋于文而況君子之言一出則令之從後進者多矣而吾固不敢以苟同也鄧

作二比于過文之下黃作二比于過文之上皆所謂

扼要爭奇也黃作流水四句声名文物之盛雖目擊夫近世之風而諂寵忠

學之遺不敢失夫作者之意極精工冠冕次寔講二比再繳二比

末只一句收住是科無鄧黃其元矣今合二卷較之

黃之精不如鄧之拙黃之密不如鄧之疎黃有意于奇鄧無心于巧較是輸他一着耳如前半篇黃鍊得極精無一閒字然氣象徼隘而鄧之懶散却近自然黃体貼題目如用之如字不肯放過然用一如字就有痕迹氣象就覺小了熱文氣亦不順蓋如字訣用才不敢失作之之意之上不訣用于不敢失作者之意之下鄧却丟過如字一氣做下渾然無迹而成會試學如不及二句衆人俱有提法獨孫會元提處與起講相接其起講末句云果如何而後可語學者之心哉即提出以示

學之勁者斯及而自足于及者終無及也學之精者斯得而自滿于得者終必失也必也云云

走馬二比字〻精確次分知行二比挑剔猶字最妙非必研窮無術然後恐其知之失也云云後二比人多用柱子渠都渾做繳二比又拖二比共四比一時諸卷中誠無有出其右者丁丑會試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三節予時在場中一頭兩脚自是此題定格予于中間寔講處多玲瓏遍過繳處却做四比當夜出場為錢滋如誦之渠踴躍稱快謂必會元無疑矣越數日憑開之携七作来錢開之私語予曰無兄卷渠亦可作會元及揭曉

寺果本房取首卷以五策不合式下第而閑之遂首選云是年余進京傾畢與閑之同修業于護國寺中二人共坐一室反扃其户穴墻以通飲食終日靜坐調息澄心三六九日一演時義而已當時閑之向道之志甚切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者夫紛擾之不如靜定其理甚明予嘗與閑之論此理甚明亦思之爛熟故未進場前怡怡愉愉悠然自適及進場作文時默默有放不下處初時亦不覺七篇完後自家檢點覺意思與平日不同蓋一念默默放不下處乃是真机

平日講之甚明悉之甚熟者皆屢見也實境現前真機畢露始自悔自憾知平生學問皆非實際故作此七个大結時便無依回欲得之意矣至二場三場只信手寫去不惟無一毫周旋世界之心并文之工拙亦所不計第予不加撿點之時而龐心浮氣一時並出足見予涵養之未至則深可愧憾耳揭曉後一日予謁馬宗伯公〻執予手語予勗莫忌張相公好意他對我云吾極知其人有學吾欲成就之故暫黜之耳予聞其言不覺心折俱生聖世獨為匪人既荷玉

成敢忘至教

嘉靖甲子林對山先生主北畿試林三代翰林學業極有門戶其時偶患眼不能閱卷命偏讀所取卷謂皆非解元尋落卷中得華卷取而讀之至總提五人處蓋當其時世值開泰之期而人才輩出運際文明之會而賢哲挺生故有若禹焉稷焉契焉皋陶焉伯益焉斯五人者天生之而授諸舜非私舜也將畀之以代天之工也舜得之而分之職非私五人也將畀之以輔世之寄也林矍然曰此真解元也及讀三場俱稱遂寘第一有大胸襟者斯有大格局有大識見者斯有大議論若非稷峰學識兼至必無此作乃知鍊格之

法貴識高而養厚兩扇格如嘉靖戊子浙江姜解元禮云礼云一節辛卯福建莊經元愛之能勿勞乎二句皆自散做中間不作小比夫文拘對偶去古已遠今于對之中又作對焉愈降愈卑矣乙丑會試綏之斯來二句塲中兩扇遥對之中各作四比是時正承浮靡之後作者類以浮麗為工成習已久歸震川獨兩扇各做不作一句排偶余同麓見而奇之拔置高等震川學甚博識甚高持論甚正江以南素重其文特以其久不售于有司故從之遊者稍稍叛去更習

浮麗及聞其取高第海内争傳其文而余公之名亦
因之增重戊辰沉鮫門負異才重望其文亦主説選
余公在場又力薦而魁之當是之時海内豪傑困頓
場屋者咸以不得出余公之門為憾而經生學士聞
風聽声翕然有返本務寔之思矣至庚午科予在應
天場中責难于影二句皆效震川体散做同年中遂
無一人作小比者挽天下之靡而返之醇若戛戛乎
其难也余公一拔震川再拔鮫門五六年間風動天
下道易易豈不可徵哉嗟夫逆觀其所舉李克之

名言也柄斯文者慎之

嘉靖戊子南京殿囘于夏禮四句亦是兩扇格諸公

皆不作小以然多板對獨皇甫經元于起講下先提

云礼有不得與民改者綱常倫理之大也其得與民改者制度之小也便覺格

髙妻解元禮云一節亦非板對他做畢却用捴繳云

是何也盖和敬固隠寔所以為萬事之本根而器數雖詳而不過為神化之糟粕云云荊川先

生嘗云兩扇格可活做便須活做有味乎其言之也

有兩扇活格捴提捴繳中間兩扇自對此等格最要

得法一氣呵成為妙既有捴起則兩扇頭上不必多

做須要與起處相接渾然無迹可也既有捻繳則兩扇尾不可說完須留些餘意便下面說得去

凡題上下各做四比者其格雖多不過二種非上生下格則下斷上格也要語脉有情照應有法最难得

四比一意如田鍾台作是知也先二比云雖有知有不知而于有天下之理固未能周知而無遺然為知為不知而于此心之明則有以通達而無蔽次二比即承有知不知做去打成一片不見痕迹辛未會試程文講知用之二句然先二比云礼樂所以養德也養德者宜居其實不宜居其華此所以維風也風者宜處其學不宜處其薄維次二比即接云以居其實

先從有湯云〻亦一氣呵成可法

詩格中惟一滾格最難大凡文字〻股要一意到底若合二股觀之又要似一股更合八股觀之又要似一股從源發流由本生末方是合式文字故惟〻滾格為最難有提有繳中間只六股然点難得一意到底前輩惟瞿崑湖先生得其宗旨其會試墨卷中論語猶有遺憾詩經彼有不獲穉四句是一滾格此題總來只言豐成之利使俗筆為之一句便把題目說盡斬然無味矣渠首二比却根時雨漸〻說到彼此

俱足上第四比又承俱足說去始把題目上擇稽隶穗菁寔填出來第四比末句云取之而不餘盡取也第五契云所在盈溢而豈登有象兩意相承了無痕迹真不可及宜熟玩之

昆湖先生窓稿中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絕妙可法先把巍巍乎蔡起中間六股極有変化如飛龍出没不可端倪其初提云天下非小物匹夫之有天下又非其素也以匹夫而有天下人之動心宜何如者而舜禹則若不與者焉既如此下便合整做二小比此常格也渠却接云方其未得乎此也固非有覬乎此也及其既得乎此也又非有

樂乎川也玲瓏寫意妙處令人難覓至允官之命二比以真境寫真理說題極透論常格則末二比宜即接此二比講去渠郤收樂舜之有天下者有虞之民而在舜則無樂乎堯之禪也樂禹之有天下者有夏之民而在禹則無樂乎舜之禪也翻空摘奇工在意外

一句格其變化多在首二比如嘉靖丙午應天表解元孝者所以事君也墨卷他把孝與事君提起却接去云然自其理而究之則主乎家者莫尊乎親而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固不容有一毫之不盡主乎國者莫尊乎君而臣之所以事其君者亦不容有一毫之不盡也下面便好做作六比固可四比亦可不容有一毫之不盡句甚佳蓋理

到盡頭處便無加損且子相同處全在這裏所謂得其大意者也

王元美少年科第舉業文字跌蕩不羈其弟敬美識學兼至中式墨卷君子貞而不諒用二流水比渾融發意君子知天下之事有定理而無常用故其應天下之事也有真見而無成心次寔講二比甚工句〻不合掌次又活講二比其或信與正合則云〻抑或信與正違則云〻再以故字收二比末復用何也串發二比與起後二比流水相應意多而不復詞漫而有法黄懋中仲尼之徒二句㸃只寔講二比先把仲尼之徒提

起唱出題目就謂仲尼之徒而有道桓文之事者乎此下點先論二比蓋桓文之在當時也能雄視于諸侯而不能取重乎聖人之名教能主盟于中夏而不能稱述于有道之門墻然後寔講二大比復用故字收二比湯懲貽比而將禽獸二句其格亦然以上三十三條作文詩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四終